

《小溪流》作品精选

花的声音

小溪流 杂志社编

▲全国少年文学类发行量最大刊物
▲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

▲素质教育不可少
▲课堂学不到



湖南教育出版社

《小溪流》作品精选

花的声誉

小溪流杂志社编

素质教育不可少
课堂学不到

湖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花的声音 / 骆晓戈等编写 . —长沙 : 湖南教育出版社 ,
2000.5
(《小溪流》作品精选)

I. 花 ... II. 骆 ... III. 儿童文学—短篇小说 - 作品
集 - 中国 - 当代 IV.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6490 号

《小溪流》作品精选

花的声音

小溪流杂志社 编

责任编辑: 谭真明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岳阳印刷厂印刷

787 × 1092 32 开 印张: 10.375 字数: 248,700

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7—5355—3173—3/G·3168

定价: 16.00 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 可向承印厂更换

写在前面的话

《小溪流》自1980年创刊,到现在已经20年了,200多期刊物摞起来有几尺高。从这么多年的《小溪流》期刊中精选出这样一套小说集,可见不容易。当年读着《小溪流》的同学,现在很可能当上了爸爸妈妈,而他们的孩子又成了《小溪流》的热心读者。我们与外界接触时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都是读《小溪流》长大的。”这一句最普通的话也是对“小溪流人”的最大奖赏。“成长”可以说是《小溪流》的小说一个最“热”的主题。

《花的声音》首先是《小溪流》近年的小说栏目名,收入的有近年活跃在祖国大陆和台湾的儿童文学作家们的作品,也有居住在海外的华语作家作品。我们在选编这个集子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我们的小读者。他们最想读到的是反映当代校园生活的小说,希望知道发生在这里或那里的同龄人中间的故事,同时我们尽可能选编一些读来轻松愉快的充满智慧和幽默的优秀作品,尽量让各种不同风格的小说在这里再次“亮相”。在这里我们得再说一声谢谢,谢谢多年来给《小溪流》爱护支持的老中青儿童文学作家们,也希望小读者在读完它后将自己的想法、建议和意见告诉我们。

目 录

妹妹宝贝	[台湾]桂文亚(1)
寻回可贵的宝物	[台湾]傅林统(5)
萝卜头的神灯	[马来西亚]年 红(8)
我们都是好朋友	[法国]张宁静(16)
长腿七和短腿八	[台湾]木 子(19)
爷爷的响水河	王树槐(21)
大地方 小地方	[苗族]吴雪恼(27)
我的彩霞姐哦	张国安(35)
狗鱼	崔晓勇(45)
岩羊	崔晓勇(50)
猿歌	崔晓勇(55)
同桌	雪 涅(61)
飞到拉萨去看雪	雪 涅(68)
“100分”的教训	谢学军(75)
野草莓	肖显志(79)
出走	卓列兵(87)
午后	彭学军(96)
运动会三天	彭学军(102)

《小溪流》作品精选

小鸠的故事	叶蔚林(106)
王大姐上学	谢华(114)
“假果”、“烧饼”和“电脑”	谢华(118)
上体育课的“三画”老师	徐鲁(122)
姐姐	虞运来(126)
“老鹰行动”	秦文君(130)
黑子	刘平(144)
一张纸条儿	肖存玉(153)
班级日志	樊佑君(156)
吃“算术”	乔传藻(165)
五月的阳光	李开杰(171)
“百兔班”的新奇事	邓湘子(179)
球王阿玉	常星儿(188)
五月槐花	常星儿(195)
野黄瓜	麻名西(198)
检讨“专业户”	张年军(204)
意外来客	刘晶林(210)
天外来客	阎耀明(218)
小河流水清清亮	[僮族]刘蓉宝(221)
谎言	[苗族]石邦雄(227)
我心里有个小秘密	南子(231)
童趣	谭士珍(237)
大家彼此需要	金锦、端正译(240)
流泪的小鲁卡西	王丽君(243)
动物散文二题	詹政伟(249)

男孩和他的动物伙伴	牧 铃(252)
装扮猴子的人	[美]弗雷德·桑德斯著 杨玉蓉译(257)
大鸟	常星儿(259)
端阳雨	戴 海(261)
童年的朋友	龚 炎(265)
瘦猫	乔传藻(269)
猫头鹰朋友	吕金华(274)
钟莺儿行动	曾 洁(276)
孔雀之乡短歌	吴 然(284)
一碗面线	[马来西亚]爱 薇(288)
红鲤鱼	[瑶族]陶允灿(291)
地主九伯	汤素兰(296)
寝室	皮朝晖(301)
斐济三奇	刘梦熊(305)
新衣·扯谎	曹阿娣(309)
我的 Dog	姜贻斌(315)
孔雀错了	[美国]潘琦君(320)
篱笆上的牵牛花	[苗族]石邦雄(322)
故事	[苗族]石邦雄(324)

妹 妹 宝 贝

[台湾]桂文亚

妹妹和我只相差一岁。尽管如此，个性、脾气和外貌却“各有风格”。

名字给人一点联想。妹妹叫“文飞”，也许姓氏特殊，所以不管到哪儿，总有人好奇：“这桂文亚是你哥哥还是弟弟？”当然她不忘纠正我是她的姐姐。这也难怪，从幼稚园到小学、中学，到念一所专科学校，她全跟着我走，老师、同学自然会问起我是她的谁。而这三十多年来，我这个尾大不掉的影子，也让她有“忘了我是谁”之叹。

妹妹习惯连名带姓地喊我。如果她哪天甜甜蜜蜜，扯着我的衣袖，亲亲热热地娇唤一声：“姐！”包管我“刷”一下挂上扑克脸：“干吗！想借钱？”如果说不是呢，那八成又是看上本人哪一件新买的衣服了。

自己的妹妹，有什么办法？我这个做姊姊的，只好叫她满意。

也许家里只有我们俩姊妹，所以，从小到大，妹妹有的，我不会缺；我有的，她也决少不了，非得来个平分秋色不可。

就拿衣着来说，至少妹妹没有穿过我的一件旧衣、半双旧鞋（何况她也不肯），而爸爸妈妈为了公平起见，更是任何东西，尽可能一人一份，连蛋糕也切得恰好一半；葡萄，也算得不多一颗不少一颗。

即使这样公平了，我们还有得争。

大概是读小学五六年级吧，爸爸到外地出差，带回两条流行的原子裤。我记得很清楚，一条是火红的，一条是宝蓝的。妹妹长得秀巧，雪白的皮肤，杏子眼，樱桃嘴，妈妈说红白相衬十分好看，就分派她穿红裤，我一向喜欢素色，可说正中下怀。没想到，妹妹硬是不要红裤子，非抢蓝色的不可。吵了半天，最后只好决定轮流换穿。

火红的长裤，走在街上吓死人啰，我是宁死不穿的！这下可好，每回到城里玩，还没有出门呢，我们就已经为穿一条裤子而大打出手了。不用说，爸被我们气得两眼发直，铁青了脸，而这一出门，谁都鼓着一包气，直到回家，心里还嘀咕个没完呢！

羞死人啰！女生还动粗！

说真的，我和妹妹，从小打到大，动口动手样样来。

小时候，妹妹不但比我高出半个头，一双长腿还跑得比我快，所以开始的时候，我不但不是敌手，还经常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妹妹的脾气我是领教过的——暴躁易怒，一触即发。我这个矮脚姐姐，既然斗力不过，只好斗智，那就是：我打她一拳，她回我一掌的时候，我便忍住怒火和疼痛，一边拍手大笑，一边围着她绕圈圈：“来呀！来呀！怎么样？”装出一副玩耍的模样。

嗬！这一来可把她气死了。她边骂边追，我边逃边叫。没

想到,这倒练出了我的独门武功——飞毛腿。后来还代表班上参加六十公尺校运赛哩!

又追又打的结果,是妹妹终于被气哭了,这下有好戏可看。谁都知道,她是歌仔戏哭旦,一哭起来,警报器都会自动出故障。她一向是黛玉型的娇弱,坐在小板凳上呜呜咽咽,声如断续的秋风,如流水漂着落花,妈妈的脚步近了,风声就急切些,妈妈的脚步远了,就暂时“广告时间”。

“做姊姊的怎么欺负妹妹?”

妈妈拿出戒尺,我立刻乖乖地伸出手。妹妹可连戒尺都没碰到,就已经狂风大作,哀声连连啦,然后就绝食抗议,不吃不喝,到头来,还得妈妈捧着碗喂饭!

不过,说实在的,我这个姊姊也没多答理她。小时候,我不愿跟她玩,没趣嘛!下棋下不过我就生气;跳橡皮筋又根本轮不到我;谈天吗?说不了两句就吵嘴;唱歌吗?她的确有天赋,妈妈的一本厚厚流行歌本翻得滚瓜烂熟,也没谁教就会弹琴跳舞。我呢?五音不全,五线谱怎么学都不会。

妹妹还有一双能干的巧手,她喜欢织这个钩那个的。妈妈的旧毛衣,给她偷着拆下来重织;妈妈的旗袍,也让她拆拆剪剪,万一还原不了的时候,就一把塞进哪个壁橱角落藏起来。

我是完全的粗手粗脚,要我坐着绣花,不如骑马打仗。记得上家事课时,老师教我们用紫色透明塑料管穿线织一个挂包什么的,我穿到后来,变成一个可怕的梯形!这就如同我二十岁那年用开丝米尼龙线钩一条围巾,直到十年后的今天,那条围巾还是一个未完成的怪异梯形,端端正正给收在一个纸盒子里呢!

妹妹和我个性上的不同,是她的“慢吞吞”,做什么都是慢条

斯理，急死人的。

记得小时候，我最喜欢抢她的东西吃。有一次，晚餐后，妈妈分给每人十颗荔枝，我一向是先捡肥的、大的吃，吃完大的再吃小的。妹妹正好相反，总是把大的留在最后。

偏偏我吃荔枝的速度很快，三下两下，解决了十颗荔枝，就瞪着圆眼看着妈妈和妹妹，一副意犹未尽的馋相。妈妈看不过去，又分了几颗给我，不消半分钟，我又吃完了。

“给我一颗好不好？”等妈妈一走开，我就猛吞口水偷偷向妹妹讨。

“不，你已经多吃好几颗了。”妹妹把滑甜透明的荔枝肉一口放进嘴里，摇头拒绝。

“好不好啊？拜托！一颗就好！”我厚着皮挺起脸，完全不顾为姐的尊严。

“喏！”不情不愿，妹妹滚一颗荔枝到我面前。

吃完了，我忍不住又伸出手。一、二、三、四、五……妹妹一颗一颗地数，数完了，便双手把荔枝掩起来。

“小气鬼，上次我还不是把运道糖纸分给你两张。好不好啊？再一颗！”我又施展处又哄又骗的口才想说服她，直到妹妹狠不下心地再分一颗荔枝给我……

这些，都是许多年前的事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想起远渡重洋、定居海外的妹妹，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她和我抢红裤子穿、坐在小板凳上唱“歌仔戏”、分食水果的儿时情景来……

寻回可贵的宝物

[台湾]傅林统

五年级的陈玉兰是个人见人爱的漂亮女孩，本来同学们都昵称她“兰姐”；可是最近大家却都叫她“懒姐”了。

这学期开学时，老师分配搞卫生，玉兰跟佩玲、淑真、美华四人，一起负责刷洗手台和清扫水沟。当时佩玲只看了玉兰一眼，立刻不高兴地噘起嘴来，淑真、美华也悄悄地说：

“哼！真讨厌，怎么跟懒姊同一组呢？”

“对啊！我们运气真差！”

事实上，玉兰的表现也怪不得别人排斥她。自从春节时阿姨送给她一对耳环、一只假钻戒和一瓶指甲油后，玉兰就开始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亲戚或爸妈的朋友来了，都异口同声地说：“是玉兰吗？才多久没看见，就长成这么漂亮的小姐了。”

“这女孩子气质真好，以后一定是个大美人！”

“那对小耳环真秀气，是妈妈送的吗？”

“不，是阿姨。”

玉兰听了这些话，觉得心里好舒服，并且由衷地感谢阿姨。

可是漂亮的玉兰，却因此变得不喜欢扫地、洗碗，更不愿意

洗衣服或替爸爸种花、修剪花木了，因为她怕这些粗活会伤了手，弄坏钻戒。

家里的工作本来就不多，爸妈又疼玉兰，所以对变懒了的玉兰从不责备。但是到了学校，情况就不同了，谁愿意跟懒姐同一组打扫，同一天轮值日生，或一起做任何工作呢？

“哼！跟懒姐一起真倒霉，她像个大小姐。”

有些男生也在背后说：“兰姐越来越没人缘了。”

其实这些日子玉兰也总是闷闷不乐的，对那些疏远她的同学怀着怨恨。

“哼！你们嫉妒了吧！谁叫你们天生的黑皮肤、扁鼻子，还有老鼠耳朵，打扮不起来。”

原来佩玲皮肤黝黑，淑真的鼻子扁平，美华的耳朵很小。不过她们自己并不在意，其他同学只管相处愉快，哪在乎谁黑、谁扁鼻、谁小耳朵呢！

有一天午餐后，同学们都在教室里午休，玉兰摸摸耳环，觉得上面好像沾了点脏东西。她心想：“这么漂亮的装饰品，怎么可以有脏东西呢？”

于是玉兰悄悄地来到走廊上的洗手台前，轻轻地摘下耳环，扭开水龙头，细心地冲洗，可是水开得太大了，一不小心，心爱的耳环竟然从手指间溜走了，耳环一下子就被冲进水管里去了，玉兰慌忙地伸手去钩，但哪能钩得着？

“唉呀！耳环不见了，怎么办？啊，对了！把所有的水龙头都扭开，耳环不就冲出水沟了吗？”

玉兰找来一把小铲子，在“沙沙”的水声中，把沟里的泥沙小心翼翼地铲上来。

玉兰自个儿铲着水沟的泥沙，不知不觉已铲了两三公尺。这时候佩玲看见了，悄悄地叫淑真和美华来。

“咦？太阳要从西边出来了，想不到懒姐会在午休时间自己去清扫水沟。”

“不要再叫她懒姐了，应该改回来叫兰姐了！”

“是啊！”

她们三人声音虽小，玉兰却都听见了，她不好意思说自己并不是在打扫，只好装作真的在清扫水沟的泥沙。

佩玲说：“都是我们平时没扫干净，才害得爱干净的兰姐休息时间还要打扫。”

淑真说：“我们不该让她一个人那么辛苦。”

美华说：“对！大家都是好朋友嘛，走，我们一起工作。”

活泼可爱的四个女孩，你铲泥沙，她扫地，我来冲水，水沟立刻干干净净、清清爽爽了。

玉兰一边打扫，心里一边想：“我虽然丢了耳环，却找回来更可贵的宝物了。”

萝卜头的神灯

[马来西亚]年 红

“大家听着，陶宝贝可不是你们随便叫的！我刚从首都名校转到这儿来，你们别以为我是插班生好欺负。哼！告诉你们，谁要是得罪了我，有你好受的！”

真像在演讲，六年级金班的四十九个同学都听得愣住了。陶宝贝用华语课本当扇子，摇几下，一派傲气地接下去说：

“我在首都的那间名校，有冷气教室，不像这个鬼地方，连电流供应都有问题，白天要等到十二点才有电，哼！不热死人才怪！要把书念好，难啰！要不是我爸爸升到这儿当橡胶园总经理，我才不必到这鬼地方来受罪哩！”

陶宝贝看班上的九十八粒眼珠都出神地望着他，可得意了，声音更大地对大家说：

“记着，我叫 Robert Tao，听清楚了没有？”

没料到，全班同学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班长李华民边笑边说：

“这名字怪有趣的！”

“别笑！”陶宝贝生气了，他圆胖的脸发红了，“别以为我好

惹，哼！”

果然，同学们不笑了。不过，大家交头接耳地在商量着，今后该怎么叫他？副班长郑诗文功课很好，就是有点口吃，他对同学们说：

“就叫他萝卜头好了！”

于是，全班又大笑起来。

陶宝贝把手上摇着的华语课本往桌面一丢，头也不回地就走出了教室。

陈校长是位即将退休的老校长。他弓着身子，慢步走进教室。

班长慌忙高喊“起立—敬礼”，班上的同学心里都明白，校长又要训话了。

“坐下，坐下。”陈校长的嗓子很低，但是同学们都听得一清二楚，齐齐坐下。他们都有点害怕地望着校长，谁也不敢作声。“你们实在也太过分了，人家才来插班一天，你们就欺负人家！像话吗？相亲相爱，同学如手足，道德教育读到哪儿去啦？”

全班鸦雀无声。

“副班长郑诗文居然带头欺负新同学，像话吗？”陈校长干咳了两声，又说：“陶宝贝的父亲是个有地位的人。他热心教育，一来到我们的学校，就送了个大礼，捐献一千块钱，作为建校基金，你们知道吗？全班同学合起来，对付一个新同学，像话吗？”

全班还是鸦雀无声。

“正班长李华民，副班长郑诗文，你们两个跟我到校长室来。唉！不以身作则，不当好榜样，还做班长，像话吗？”

正副班长各挨了三鞭，痛得他们直跳，双手拼命地揉着屁

股。走回教室，大家看见他们俩的眼眶都滴着泪水，谁也不敢出声。只有陶宝贝一边玩着他的电子表，一边自得地自言自语：

“以后，看谁还敢欺负我 Robert Tao？哼！”

六年级金班的班主任张老师把作业簿推到陶宝贝的眼前，很生气地问他：

“你这么乱涂乱写，一点儿进取心也没有，你到底是怎么进入这金班的？”

“金班是好班，优秀班，老校长说的，所以爸爸就要他让我读这一班！”陶宝贝白着眼，呶着嘴，说：“老校长说要建校，爸爸就捐一千块钱，我就是这样进金班的啰！”

“瞧你这副神气，像个金班的学生吗？”张老师显得忍受不住了，她的嗓子在颤抖：“把叉在腰上的双手放下！放下！”

陶宝贝圆胖的脸又发红了，他就是不肯把叉着的双手放下。

张老师的脸色变白，举起作业簿就朝他的右手臂打过去！

“你打我，我告诉爸爸！”陶宝贝说完话，就冲出教室。张老师追上去，一把将他抓住，喘着气说：

“你——简直像个流氓！”

陶宝贝放声大哭，那哭声真有点儿惊天动地。陈校长似乎也听见了，应声而至。

“怎么搞的呀？”陈校长的嗓子不高，但是可以听出，他很不高兴：“老师学生扯在一起，像话吗？”

“那就交给你处理了。”张老师放开手，转身进入教室，哭了！

陈校长站在教室外，叹了一口气，生气地说：“像话吗？这像话吗？”

周会过后是华文课，但是张老师没进教室来教华文。倒是